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寇準勘問潘仁美

卻說太宗看罷六郎之疏，大怒，罵曰：「欺君奸賊，反奏楊家父子反了！誰去拿此賊來同罪？」忽階下一人進奏願往，其人是誰，乃朔州馬邑縣黨進，現居殿前太尉之職是也。八大王又奏曰：「黨進拿回潘仁美來，元帥之任非小可關係，必須命人代之。」太宗曰：「誰人堪代此職？」八王曰：「楊靜稱職。」太宗降旨宣至，拜畢，靜奏曰：「臣恐仁美抗旨，不付帥印，將奈之何？」黨進曰：「如此如此，便可得印。」太宗大喜。二人辭帝出城，至雁門關。黨進謂楊靜曰：「下官先入寨去，明公少停片時而來。」黨進匹馬先入寨去，潘仁美正與劉賀等議事，忽左右報曰：「朝廷遣使臣到來。」仁美等迎接黨進入帳，相見禮畢坐定。黨進言曰：「太師前奏楊令公父子反情，聖上將楊府滿門拿囚天牢，候太師回日決處。不期有奸細來京，奏太師結好蕭后，不發救兵，陷沒楊家父子。又說太師之印，已獻蕭后，聖上大怒，即下詔來宣太師回京，與奸細對證。某向御前奏曰：『邊庭隔遠，事難准信，待臣先往觀看。如印在此，係誣陷，不必取太師回京。』太師可把印來某看。」仁美曰：「世寧有是理耶！」即拿出印來遞與黨進看之。黨進接印在手，遂曰：「跪聽聖旨宣讀。」

詔曰：朕委楊靜為帥御邊，復遣黨進竟拿潘仁美、劉賀王等監禁太原聽旨。違命處斬。

黨進讀罷，潘仁美曰：「我得何罪，聖上拿問？」黨進怒曰：「你自己所為的事情，還佯不知！奏汝者，楊郡馬也。」仁美曰：「他父子反悖朝廷，如今倒來排陷我等。」黨進曰：「汝往京去與他分辨，不必在此多說。」道罷，小卒報新元帥到。眾軍迎接入帳來拜畢，將印付與楊靜。靜接了印，乃問仁美曰：「呼延贊何在？」仁美曰：「自楊家父子反後，竟不知其去向。」黨進曰：「元帥早將他們一千人鎖解太原，不必究問。」楊靜喝左右鎖了仁美等，與黨進押赴太原。

不日到了太原，太原府判黃進迎接黨進入公館。參拜畢，黨進曰：「聖旨著落仁美等四人各另安置。」黃進得命，遂送仁美於皈依寺，送劉賀二人於太醫院，送王侁於申明閣。黨進乃回京復命去訖。潘仁美亦遣人入京，啟請潘妃進奏太宗分辨。

當日在寺中間遊，偶見雪雲長老領眾僧出寺，去好半日方回。仁美問雪雲長老曰：「適聞領眾僧往何處而來？」雪雲曰：「迎接新任府尹爺爺。」仁美曰：「汝知其姓名否？」雪雲曰：「左丞相寇準爺爺是也。」仁美驚問曰：「為著甚事貶到此間？」雪雲曰：「聞朝廷惱他，貶到此間歇馬。」仁美暗付道：「這老兒是我舊日僚友，待我整酒請來相敘舊情，探問朝廷事情，豈不妙哉。」於是次日置酒，著雪雲去請寇準。長老持書入府，當堂跪下，稟曰：「潘太師爺爺特遣貧僧來請爺爺飲酒。」寇準怒曰：「我此來，敬為勘問老賊事情。汝好大膽，敢來代他請我。」喝左右拿下，重責四十。長老告曰：「只因府判爺爺著令好生伏侍太師，貧僧實不知有此情。乞爺爺恕饒貧僧。」寇準曰：「汝既不知，權饒罪名。但我有一計悄悄代行。否則，將汝這個禿驢活活打死。」長老曰：「願領爺爺之計而行。」寇準曰：「汝要如此如此。」吩咐畢，遂命先回，「稟上太師，說我就到。」

長老諾諾連聲，竟回寺中，告知仁美說道：「寇爺拜上，隨後就來。」言罷，報寇爺到。仁美出寺，接入法堂坐定。傳杯數次，仁美問曰：「楊景那廝，擊登聞鼓，說下官害他爺子，有此事否？」寇準曰：「那小畜生果是擊來，後幸潘娘娘保奏太師，但八大王力助楊景進奏，主上著太師在此安置。下官不肯，亦保奏太師，八王遂劾下官黨惡，帝乃允奏，貶此歇馬。原天子意思，實聽潘娘娘之言。日後太師無甚重罪。但下官有一事，甚怨太師辦得不妥。」仁美曰：「老夫與丞相舊日同寅，未嘗得罪，何怨之有？」寇準曰：「不怨他事，怨不殺卻楊景，致有今日之禍。當時一並除之，削盡根苗，尚有何人來復冤仇？」仁美曰：「丞相說得甚是。當日亦著人捕捉，不知緣何被他逃回京來。」寇準曰：「下官聞得令公被太師算計得好，此處卻無閒人，試說與下官聽之。」仁美不防寇準來套他口詞，又飲酒將醉，仁美對曰：「丞相平日交情，言之亦無妨礙。當日令公被我把反情生逼得出兵，他叫我埋伏弓弩於陳家谷，老夫一卒不遣，及彼殺敗回來，見無伏兵，遂走入狼牙谷撞死李陵碑下。七郎回取救兵，被老夫將酒灌醉，綁於樹上，令眾軍亂箭射死。」寇準曰：「豈有是理，太師莫把假話來誑我也。」仁美曰：「丞相處才說此話，若在他人，老夫決不吐露矣。」寇準大怒，罵曰：「老賊陷害忠良，欺君誤國，冒奏朝廷，說楊家父子反了，大傷天理。」喝左右：「拿下。」呼必顯應聲而入，當筵拿下仁美，喝令供狀。仁美曰：「這老子發酒狂，叫我供狀！」寇準喚：「雪雲何在？」長老從窗外轉入，遞上口詞曰：「領爺爺鈞旨，太師說一句，貧僧寫一句，並無差錯。」寇準曰：「你不供招，復有何待？」潘仁美歎曰：「誤被寇老賊賺我口詞，怎生是好。」有詩為證：

城狐險惡立機深，舊好相逢盡吐詞。

早識窗前膽口陷，樽前詞話異惺惺。

卻說雪雲長老將口詞遞上，寇相看畢，復命長老讀與仁美聽之。讀畢，仁美曰：「醉人口中之詞何足為據。」寇準曰：「酒後道真言。」仁美曰：「你太原府尹，敢斷我的事情？」寇準曰：「老匹夫敢如此抗拒！」遂喚黃進：「取過詔來，宣與老賊聽者。」

詔曰：朕委參政寇準知太原府，勘問潘仁美一千詐奏楊家父子反情，的實取招申聞。」

寇準曰：「你這老賊，我為府尹，實來勘問汝等奸偽之事。」仁美曰：「今無楊家親人對理，緣何問得這場事情？」寇準喚一聲：「楊郡馬何在？」忽六郎自外人而言曰：「仁美老賊！你將吾父陷死狼牙谷，又射死吾弟，今日緣何不認？」仁美曰：「小匹夫，你潛回取家屬，見囚係於獄，不能得去，遂向御前冒奏我等陷你。奸賊！當得何罪？」六郎曰：「這老賊，事情彰彰於人耳目，至此等田地，猶亂說話。」寇準曰：「此非勘問之所，帶到府堂將刑具拷打一番，彼方肯供狀。」遂命送到府中禁獄之內。

次日，寇準升堂，喚左右取出仁美，縛綁階下。又喚黃進曰：「汝假去請得劉賀等來，只說酒席齊備，太師已去多時，速去速來，勿得走漏消息。」黃進領命，先到申明閣，會同王侁，至太醫院見劉賀言曰：「府尹爺爺相召，太師已去，立候三位將軍。」三人遂隨黃進到府，直入堂上。只見仁美綁縛在地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寇準喝令拿下。三人趨前言曰：「相公拿下某等，不知為著甚事？」寇準曰：「我亦不曉何事，試聽讀詔便知。」遂命黃進取詔讀之。讀詔既罷，三人默然垂首伏地。寇準曰：「害人適以自害，天道昭彰豈可昧乎？汝等早早供招，免受刑具。」仁美曰：「喚楊景來，我與對理。」六郎在廡下聽得這話，號泣而出言曰：「你挾昔日射汝之仇，陷沒吾父子全軍，誤國大事，怎生硬抵不認？」仁美曰：「你休胡說，我有證人在此。」六郎曰：「要甚證人！我自己在此，你還亂說。」仁美喚過數個軍士，吩咐曰：「你將楊家父子反情，告於寇爺知道。」那幾個軍人跪下言曰：「告爺爺得知，元帥委係不曾陷害楊家父子。他反朝廷是實，如太師虛情捏奏，小軍願受誅戮。」寇準曰：「誰問你來！這些囚奴都是老賊心腹，故來妄證。」喝左右：「將每人重打五十！」六郎曰：「老賊不說起證人，我亦忘之。當時仁美射死吾弟，著陳林、柴敢丟屍於河。得此二人來證，彼方緘口無詞。」

寇準聽罷，將仁美監禁於獄，遣人往鴉嶺營中查訪二人消息。去人回報，鴉嶺營中並無二人。寇準遂張掛榜文於外，但有人知七郎之屍埋於何處者，賞金百兩。張掛數日，眾人看榜紛紛，私相論曰：「若有知者，一場好生意也。」忽後面三人來看，向前揭了榜文，恰遇六郎。三人便揖，三人乃呼延贊、陳林、柴敢也。聞知審問仁美，要七郎屍首為證消息，便逕來揭榜。六郎引入府，見了寇準。寇準曰：「你二人將七郎屍埋於何處？」陳林曰：「埋在桑乾河西南一株樹下。」寇準即差數十人同陳林、柴敢去取七郎屍首。二人領眾人到桑乾河，掘屍不見，那眾人道：「你二人幹事好不誤人！若無屍首怎去回話？」二人心下甚慌，乃泣曰：「不如尋個自盡。」言罷，正來撞樹，忽東北樹杪有一青臉人言曰：「仁美聞汝等來掘屍為證，先遣人將屍掘起埋於此株樹下。」言訖其人忽不見。眾人遂去那株樹下掘之，果得七郎屍首，不數日，眾人抬到太原，報與寇準知道。寇準押定一千人同去驗屍，只見七郎滿身是箭，七十二枝攢簇心窩。寇準大哭曰：「英雄良將，天胡不憐，遭此慘禍也。」後人看至此，有詩歎息：

世事炎涼幾變更，歷推無限淚交傾。

天荒地老形猶在，虎鬥龍爭血尚腥。

金谷有名煙漠漠，玉堂無主草青青。

英雄豪傑歸何處，慨想何如一夢醒。

寇準驗罷屍，遂喚仁美曰：「七郎何為而死？今復有何辭？」仁美曰：「非我也，乃王侁設謀以害之也。」寇準令刀斧手推出王侁斬之。寇準又曰：「設謀者王侁，行之在汝。且捏詞誣奏楊家父子反了，此欺君也，當得何罪？」仁美低頭不語。寇準喝令推出斬之。正欲來斬，忽使臣到。下馬開詔宣讀：

詔曰：勘問潘仁美既得其情實，監押赴闕擬罪，毋違。

使臣讀詔既畢，寇準遂將仁美等解赴汴京。六郎曰：「此賊赴京，定行寬宥，冤仇難伸，怎生是好？」寇準曰：「欺君誤國之罪卻難恕饒。郡馬放心。」既至於京，次日，寇準具仁美口詞並七郎箭傷身死，一一申奏於帝前云。